



書

自
七
八

酒
誥

康
誥

微
俞

大
誥

金
縢

旅
葵

無

多
士

洛
誥

召
誥

梓
材

蔡
誥

君
奭

服部文庫

117

144

3



117
144
3

書經卷之七

蔡沈集傳

旅葵

西旅貢葵。石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旅葵

旅葵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

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葵牛刀反。九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從之。則葵能曉解。呼葵而屬之。葵亦踏階而從之。則葵能曉解。

大至丑略反起通
不與以次
傳去
聲括

呼葵

葵亦

則葵

葵

大金王日休曰

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
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
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遊觀為
無益。奇巧為異
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
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
山九仞。功虧一簣。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
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
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
務。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契。而。言。也。
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信能行此。則生
民保其居。而王
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
化之原。苟於理
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
窮之害。而非創

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
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
哉。

金縢

滕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王
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
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為一
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
金縢名篇。今古文皆有。○唐孔氏
曰。發首至王季文。古文皆有。○唐孔氏
事也。史乃冊祝至屏壁與珪。記告神之
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
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以下。記周
公流言之事也。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大金作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記年。見其克商之
未久也。弗豫。不悅。

周中三

王日休曰。勝。以金縢封。
姜令鎮於。鄭氏曰。凡藏秘書
皆然。非始周公。
陳公梅曰。曰。
是時成王生
終五年。

現見音

為去

也。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

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

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

卜筮。故各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

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

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周公曰未可以戚

謂其勿穆。則義不通矣。周公曰未可以戚

我先王。憂懼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公

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壇。為壇於南方北面。

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演時戰二反。○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壇。

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為一壇。

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

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祿圭。以祀先王。周公

新守陳氏曰。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未始不用師說。祇以疑于天。之有缺。文多子孫傳。以此一修之。

儒都解錯了。只有冕道。說得好。他解。五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

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言三王。若有侍子之。潮。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能。多。上。帝。武。王。不。若。且。多。不。能。多。且。當。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方。之。民。文。意。如。此。今。平。聲。

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

之身。遘居侯反。○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

丕。子。元。子。也。且。周。公。各。也。言。武。王。遇。惡。虐。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闕。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之。身。于。是。詳。下。文。子。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考。至。卷。七。金。縢。周。中。四。

孔氏公何以請命
乃已乎
鄭氏植古道字

禘音

雲漢之禘

考通非之甚一非也業者

父人鬼為言。至於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存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紓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皆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况於周公。誠孝皆足以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使而言。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勝平

任如 鳩 反

林氏曰自惟字之 活至此即冊上亦 書祝辭全文本 用武王名記 載代以某字 周人以諱字 神禱名始 於周也

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

現見音

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即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其親之。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

意以見公之達孝也

卷七 金縢

周中五

永

杯氏譜代由王之
死者周公之本心
也王瘞而公
不死者天也
非人之所法
也

重平
聲

見書乃并是吉以籀與鑰通○卜筮必立三人

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

俟能念予一人體非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

乃納册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瘞册祝册

之書也瘞愈也按金滕之匱之也翼日公歸之明
册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

音通 案誓古錄武王克商七年而崩子成王誦之成王年十三周多為冢宰摭行天子事據此則武王

克商二年

病時成王僅八歲

不知卜筮

十三歲而卒

周公之弟也

成王之子也

朱子論從祀

說從從祀

傳去
聲

王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

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

卷七

金滕

周中六

致辟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
 于成王周公豈容遽與兵以誅之耶且是時
 王方疑公必從不謂自誅之亦非所以為之也
 請之固未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于地也公
 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我先王于地也公
 豈自為身計哉亦矣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
 盡其忠誠而已矣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
 得何據孔氏以居東為非也方流言之
 起成王未為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
 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辭也于後
 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
 公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請
 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其四五矣時
 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時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
 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獲胡郭反弁皮變反
 發金滕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
 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偕王啓之者非是按
 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
 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
 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公懷流言
 之罪遂脇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二公及
 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
 勿敢言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蓋不知也諸史
 書經 善勿信人言 卷七 金滕 周中 七

馬駐本新
作製迎

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二公及成王得此。周公自以為功。說之。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耳。孔氏謂周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公使之勿道者非是。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青以泣。言不必更。下昔周公勤勞王家。遂感悟執親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于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于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王出郊

傳上

林氏曰。謂木偃。拔起而之。亦非。凡木為木。而外。而不能日。若則為之起。而後之。加人力也。也。也。也。也。

朱子曰。大誥一篇。不可曉。批周公在當時。外則有庚公。管養之。殺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也。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國外曰郊。王出迎。公即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大誥。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位。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編書者為親者諱也。首篇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書經

卷之六

周中

他作此書
決不是備
札苟且之
必欲以此
勤天下也
今大誥大
不過取周
幸若做以
基業在比
我後人可
不有以成
之而已其
又却專歸
在上上其
思後而不
殊不可境

遺并 去 聲 復音 福 造如 七到 反 與去

朱子曰王若曰
若字只是
似如也
意思如漢
中帝意若曰
之類

○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
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
卜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惟以用
卜并吉至于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
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陳惟若
違卜故周公以討叛上吉之義與天
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

○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
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
卜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惟以用
卜并吉至于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
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陳惟若
違卜故周公以討叛上吉之義與天
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

王若曰大誥疑有脫語其不可知者取剝之而釋其可知者

新安陳氏曰武庚
之亂在東非西
也孔註四國作大
誥于京師嘉其
指流言於國欽
癸初王曰西土
指鎬京乃是即
收誓誓謂西土
人大艱以下艱大
例之是因
流言即有東
征之役

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
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勿冲之若嗣守無疆之
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于安康是人事也
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貴
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
威用賁彼義反○已承上語詞已而有不能
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
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
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
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
閉抑天之威用
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
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
卜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惟以用
卜并吉至于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
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陳惟若
違卜故周公以討叛上吉之義與天
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

書經

卷七

大誥

周中

九

呂氏曰及鄒之鄒
如鄒子產曰鄒
邑也
旁通九宣
十四年宋
華元曰过我
假道鄒我
我亡也杜
比其邊鄒
與亡國同

林氏曰民獻與祭獻同 新安陳氏曰公之東征邾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故公表其人以告天下蓋

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者龜固可以昭天明賢人尤可以占天意賢人今之著龜也此章言武庚
作亂不可
不征而決之
賢與卜民
獻龜卜乃
大誓之綱領
也

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天降威知我
也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
也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
于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
也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救寧

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
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
也大事我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
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
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美者并吉乃卜于
于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于將
伐武庚之日先儒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
合以爲一誤矣
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
殷逋播臣
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爾庶邦君越
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

書經 卷七 大誥 周中

伐

宮音

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
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于王之宮邦君
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
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肆予冲
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
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
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恣于恤
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印五剛反此奇秘
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
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

朱子曰印字即我字沈在中以秦語平音故謂之印

治平

相去

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于我之
身以其甚艱者投于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
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
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于憂誠不
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已予惟
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
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
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卜伐武
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
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
凶趨吉况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
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
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不丕基業

卷七 大誥

周中七

其可達也。天明者。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閔恣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其可達也。天明者。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閔恣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恣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唐孔氏曰三節文緯畧同義不甚異

棐

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恣我民。若有疾者。國勤恣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之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王曰若昔朕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

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恣我民。若有疾者。國勤恣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之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王曰若昔朕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獲。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

書經

卷七 大誥

周中

昔

為去 同 聲下 治平 聲

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獲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命乎。按此。若兄考乃三節。深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民養未詳。蘇氏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為

長上 聲

難去 聲

亦 易音

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于征役是長其惠而不救其可哉王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棊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放也欲其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于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法制憚于征役矧爾于是時不敢違越武王之法制憚于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于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

患

林氏曰：今日有遠種焉，則我何敢不於田畝之中而畢其子乎？蓋武庚之叛而不去，則終朕敵矣。

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那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之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越天。棗忱：天命已歸，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棗忱：天命已歸，知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為之。況君喪之書，周公歷舉號叔閔天之徒，亦曰：迺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棗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何疑哉。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

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

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宋，極極。

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益如此。按此篇王寧人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與天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于此哉。

微子之命：微子之命，微子之命，微子之命，微子之命，微子之命。

錄其誥命以為此。今文無古文有。周中書。

王氏曰自修禮
物者自正相外
不用時王制度
而用其舊儀
正義曰曰民
春秋仲冬
紀云紂之母
生微子啓
仲行尚乃
毒已而為毒
後生紂
欲立啓為太
子太史據法
而爭之見有
煩
害之子不可
立者之子故
紂乃後
紂云微子啓紂曰庶民之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
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
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
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
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
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
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
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宋不足徵。故
也。設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
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
矣。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
客。戾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鷺馬
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
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
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

音通自豈
之則宋在東
聲聞去

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
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
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肅也。齊。則無不敬。
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
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
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
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爾。惟踐修厥猷。舊有
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
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
東夏。令聞。並去聲。猷。道。今善聞。譽也。微子
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

書經
卷七
微命
周中
左

周禮典命云上
公九命為伯其國
家官室車旌衣
服禮儀皆充為
象賢之意欽哉
往敷乃訓慎乃
服命率由典常
以

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
而言。抱祭罷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
德。曰厚而不忘也。敬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
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毫在東。故曰東夏。此
象賢之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
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毗予
亦。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
者之後。戒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
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
大律範。毘輔式法。敷厥也。即詩言在此無斁
之意。○林氏曰。偏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
僭。非僭無偏。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偏僭
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
既不謹矣。其後遂用于羣公之廟。甚至季氏

孔氏曰。康應平
折內國名。聲
叔封字
林氏曰。康
乃叔未受
時食采之
地。或曰康
蓋也。

借八份。三家僭雍徹。其源一開。未流無所不
至。成王于采。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
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嗚呼。往哉。惟
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嗚呼。往哉。惟
休無替朕命。而無察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
序。以康誥為衛侯。今文古文皆存。○按書
叔于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
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
然。既謂之玉。若曰。則為成王。命誥。故曰弟
公何遠。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
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
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勗為
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
詞。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
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

書經

卷七 康誥

周中

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平。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于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亦與汲冢書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持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梓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

惟二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度區畫。分配料。流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設諸侯。孟作召誥。不可用。各命孟作。即外

武王曰。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蠻

取謂洪大誥治也。如召誥傳中。引春秋傳。士師年。營成周之類。參以召誥日月。昭合洛誥。冠以九句。方有頭緒。強附之。此全不相。忘其為洛。若脫簡。何可疑者。諸家河汾。孝解之。非矣。吳氏曰。諸序言。衛不徒。方伯連師之。職康叔之。方伯無疑。

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見音現。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鬼。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其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小子封。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叔者。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左氏曰。非是。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明。德。謹。罰。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綱。領。不。敢。侮。務。去。之。謂。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

金于洛邑者。惟曰。且。昭。治。

林氏曰此篇多及
慎罰用刑者按
左傳周克高蘇
之政司寇蘇公
見也又曰武王之
母弟公康叔為
司徒則康叔以
術侯入繼於成王
為之故等以
語焉刑暴
之事告之
其曰外事外
正以外言者
治殷氏於刑
也以術為外
則內司寇之事也
王報司寇之事也
也故刑司寇之詳

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
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
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
子封在茲東土也殪壹討反鰥寡人所易忽
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竟不慮無告之意
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
也文王用能敬賢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
故德著于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
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

如字 衣云 至反 比毗 容音 鄰反 邶蒲

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
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勉力不怠故爾小
子封得以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
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
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
以井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
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
管蔡之亂似地相比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
民將在祗遜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
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
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
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書經 卷之二十一 康誥 周中

平通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此。敬述文考之事。繼
聲其所聞而服行也。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
處上由行也。曰保。又曰。知。又保。經緯以成文也。
見音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通。又考。又欲。敷求。商先
現音王。近述。諸。今。遠。惟。商。考。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
識音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志行弘。者。廓。而。大。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久。眾。理。該
去聲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眾。理。該
官反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誠。廓。而。有。餘
分去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力。求。聖。賢。問。學
聲至。于。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若
命欲。為。子。必。須。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
欲欲。為。臣。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
周周。公。方。能。不。廢。君。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桐。瘝。

好去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
好去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好惡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其。可。畏。然。誠。則
並去汝。往。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
治聲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惟。盡。汝。心。無。自
治聲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
行去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已。汝。惟。小。子
去聲新。民。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
去聲新。民。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

朱子曰不典式爾
古桂式訓勉
蘇云尔是人自
言法當如此皆
迂乎理此不至
大槩是宥過刑
故之意

命而作新斯民也。大學言明德。亦奉新民。終之。終。王曰：嗚呼！
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
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
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謂也。式，用過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
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
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用刑，故無小也。人有大
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于不幸，偶爾如此，
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致隱匿，罪雖大，時乃
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刑，所謂有過無大也。諸葛孔明
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
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王曰：嗚呼！
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

朱子曰：康叔為周司寇，故為篇。多用刑，汝汝其有。呂氏注：非汝封刑人殺人，則人亦無
教刑人殺人各
非汝封刑人
則人亦無教
刑人蓋言
用刑之權
正在康叔
不可不謹
之意耳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者，有敘
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
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
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于和順也。若
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
保赤子者，以保赤子之心，非汝封刑人殺人，無
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
人。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刑
也。刑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則截耳
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
又按：則周官五刑所無。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臬，刑也。以爲苗民所制。無。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司師茲殷罰，有倫。臬音捏。○外事未詳。陳氏
謂經也。臬，法也。

東三陳氏曰
臬門相也
限率之義
列反
以訓法
摺法為律

臬魚
列反

司師茲殷罰，有倫。臬音捏。○外事未詳。陳氏謂經也。臬，法也。

後世有
審覆經
年者

朱子曰惟乎
惟痛個此心罪
之人也不于我
政之深恨不句
我之罪也
新宋陳氏按
此章孔註甚明
蔡傳校之當
矣

聖美
聲都
當都
浪反

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
人之同惡而非節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
明用罰。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
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
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予茲不于
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
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申音的。○大憝即
寇。接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
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
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
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

愛大

長上
同聲下

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
之序。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
勞而大不友其弟。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
至于如此。苟不于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
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
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
戒之。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
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
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
茲義率殺。受訖點反。○憂。法也。言民之不率
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
者。乃別布條教。違道于譽。弗念其君。弗用其
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也。
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

書經

卷七 康誥

周中臣

高按
一以造
民力
大為
下句
警屬

朱子曰
乃非德
用又言
沙若寬
縱則小
臣外正
皆得為
威虐也
汝以德
實非德
也姑息
而已

佩音

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度子正，人小臣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糾之惡，曰殺子兄弟之法，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已矣。而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君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汝亦罔不克，何以責其臣之疎厥君也哉。

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

唐孔氏敬忌謂敬德忌刑

陳大猷曰此上三節疑有錯簡諸家皆意其然耳

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罔不能敬守國之

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云。王曰封爽惟民

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

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于商先

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于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王之康叔，此則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

書經

卷七 康誥

周中匡

新出陳氏我惟不可不監視古人即指文王明德慎罰之義也故告汝以德之德也

罰之行之時蓋
欲以德行罰而非
以罰行罰也
莫推善當時格
此王責已以勵康
叔也帶之此善治
言多不可強解
難通者不如缺
之

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
屢未同爽惟天其罰亟我我其不怨惟厥罪
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疾迪之者雖
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強罰我
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
尚顯聞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
于天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
非憂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
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
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
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

爾推歸今也
復奇董曰歸
語歸如歸
故勞歸姓
皆歸姓也

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
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殄而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
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詳惟
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
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
聽安治爾民也我言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
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國也世享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
酒誥商受醜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
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
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
康誥曰文王之子
武王弟為獨族
周中旨

康誥曰文王之子
武王弟為獨族
按吳氏曰酒誥一書
本是兩書以

法

皆為 去聲 下台 而為 國為 邦為 書為 自為 讀並 如字 餘皆 去聲

其皆曰明為酒而命于妹邦故誤合而為一自王
若曰明大命于妹邦故誤合而為一自王
故曰明大命于妹邦故誤合而為一自王
體為一人而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
而作則首稱其眾為一方而作則首
稱一而首稱君奕君陳書首稱六事之
一書首稱格汝眾此為眾首稱而作也
善首稱萬友有眾大誥首稱而作也
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士首稱而作
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
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明甚
無疑按異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
既謂專誥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
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

薛氏曰妹古妹字水名因水名地思按古文水名多從女如嬀水善水是也毛詩傳沫衛邑也

新安陳氏曰 按昭穆之 穆與九傳 合不易之 論以穆考 為穆之穆 則詩稱武 曰率見昭 此昭字又 何則耶穆 之穆非也 王次白官 曰長晉少 御事治事 臣也

折與 幾同 新安陳氏曰 提起頭說 明大命于 妹邦大命 下文是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 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 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 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 之意其事則主于妹邦其書則付之 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 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 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即詩所謂沫鄉 邦發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 邦為妹 邦發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 命肇我民惟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 顯考此篇言文王誥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 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此必戒謹也少正

卷七 酒誥 周中

既云甘茶云
以杖造酒
云杜康造
酒本人以
意為之今
言天降命
蓋人為亦
天之所使
也

令平 聲為 用此 土庶 戒則 邦云 邦天 降威 我民 用大 亂喪 德亦 罔非 酒惟 辜喪 行皆 去聲 也而 以爲 天降 威者 禍亂 之成 是亦 天耳 其

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有
也言受醢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
喪德故言行喪邦皆由于酒辜文王誥教小子有
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有
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
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
祀之無母同彛常也母常于酒其飲惟于祭惟
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音甫 孝初 王氏
曰肇訓敏未可
曉思每釋言云
肇敏也郭云肇
穿車也牛祭也
正据此

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
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
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庶伯故得諱以酒為
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諱以酒為
邦云邦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
行

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
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
所守者正而善曰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
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也
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
致用酒
他典反○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
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
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
以事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
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
酒

卷七 酒誥

周中

西山莫氏曰中德即中道也即身而言則曰中德而身而言則曰中道
新安陳氏曰德之二字為酒造篇之綱領

酒洗以致其潔。膳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酒也。用。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與聽朕教。爾大克羞。苟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省悉非反。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于身。而可以交于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以自副。

進孔自
道成之
君如欲
汝乃欲
飽之
飽之
之不見
忘在

王氏曰。曰御事。此言治事。凡經言御事。皆火之臣皆可稱也。

治平聲
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王曰。封我西土之士矣。而何憂其酒。酒也哉。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比。酒之教。其大如此。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棗。有恭不

書經
卷七
酒誥
周中

陳大猷曰 越及也伯 諸侯之長 內服畿內 也庶尹衆 官之正樂 正酒正之 亞次之文 惟服奔走 服事之人 下士府史 屬宗工 尊官及 百官族姓 不仕而居 閭里者 朝廷君臣風化如也 且乎內外皆不飲酒于酒 不敢畏而不敢縱耳 不暇則有取者

敢自暇自逸 矧曰其敢崇飲 相去聲 裴音匪 不暇逸者 告康叔也 殷先哲王 湯也 迪畏者 畏之而見于行也 畏天之明 命畏小民之難 保經其德而不變 所以處已也 秉其哲而不 惑 所以用人也 湯之垂統如此 故自湯至于 帝乙 賢聖之君 六七作 雖時代不同 而皆能 成就君德 敬畏輔相 故當時御事之臣 亦皆 盡忠輔翼 而有責難之恭 自暇自逸 越在外服 逸猶且不敢 况曰其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 侯甸男衛邦伯 越在內服 百僚庶尹 惟亞惟 服宗工 越百姓里居 罔敢酒于酒 不惟不敢 亦不暇 惟助成王德 顯越尹人 祇辟 而自御事 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 與其長伯 在內服 則有百僚庶尹 惟亞惟服 宗工 國中百姓 與

勤於取 無取者 勤於德 自不暇 飲縱之 亦不為也 祇辟 敬君也

夫里居者 亦皆不敢 沉湎于酒 不惟不敢 亦 不暇 不敢者 有所畏 不暇者 有所勉 惟欲上 以助成君德 而使之昭著 下以助尹人 祇辟 而使之益不怠耳 成王顧上文 成王而言 祇 辟 顧上文 有恭而言 呂氏曰 尹人者 我聞亦 百官諸侯之長也 猶上文 御事而言 言我聞亦 惟曰 在今後嗣王 酣身厥命 罔顯于民 祇保 越怨 不易 誕惟厥 縱淫 泆于非彝 用燕喪威 儀民 罔不 盡傷心 惟荒 腆于酒 不惟自息 乃 逸厥心 疾狠 不克 畏死 幸在商邑 越殷國 滅 無懼 弗惟德馨 香祀 登聞于天 誕惟民 怨 蕪 羣自酒 腥聞在上 故天降 喪于殷 罔愛于殷

卷七 西 諸 周中 天

書經

卷七

酒誥

三

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蓋猶曰對天言 逸力反狠下墾反

惟音離

○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

嗣王受也受沉酣其身昏迷于政命令不肯

于民其所祇保者惟在于作怨之事不肯悛

改大惟縱淫泆于非葬秦誓所謂奇技淫巧

也燕安也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為酒

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

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

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

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幸在商邑

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

格上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

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

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

耳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

保魯 果反

新安陳氏曰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幸辭臣以剛制酒之意

王曰封

永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

賞仕高而

監撫于時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

里居者侯甸

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于民監則其得失

陳氏傳良曰諸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

史一惟天子有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

之內史是商故

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圻與畿同

王曰度曰服休

○劫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

德為子休德也

國之侯甸男衛與文王慈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

服采以子

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六典八法

是也

周中元

太史內史在周
官為宗伯屬如
六典八法八則
則冢宰所建
以治百官而太
史又建六典以
王逆邦國之治
掌法以逆官
之治掌則以逆
都鄙之治太宰
既以八柄詔士內
史又居中貳之
以詔王治六典治
典教一也八法
刑一事也八法
官係一也
官職一也
常一也
成一也
法一也
刑一也
討一也
八則
案
祀
法
則
廢
置
祿
位
賦
貢
禮
俗
刑
賞
田
役
也
八
柄
曰
爵
祿
予

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
臣百僚大臣。可不謹于酒乎。太史內史獻臣
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
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于
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事也。然
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
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
矣。況爾之疇。四而位三卿者。若斯父迫逐違
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斯父之
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
斯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
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
者。尊之也。先言斯父者。制殷人酒。酒以政為
急也。斯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
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傲者。可不謹于酒乎。故
曰。制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劫。必之意。剛果用
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
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

置生奪廢誅也。旁通正義云。諸侯三卿以上。有司馬徒。故知宏父是司空。宏父也。言大父者。以營造
之。廣天國家。佚音。新定陳氏曰。此章
有知字一節。重於一節。史氏漸曰。其
然。豈其然。亦傳。曰。天其或。者其
之。言有疑。意。存焉。
過古。木友。

禦之。而況此。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
以歸于周。予其殺。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
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
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
法者。欲人畏而不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
聞矣。知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
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
其名。凡民夜相過。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
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殷受尊迪。為惡
酒。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為。有斯明享。乃
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

卷之酒誥
周中

王曰休曰此三言
皆王告康叔之
辭
呂氏曰明彰彰
明使享祿位以
示勸也

治平
聲下
同

治平
聲辟
毗亦
反必
列反

于殺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
不酒于酒。我則明享。其不用我。教辭。惟我
一。人。不。恤。于。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
罪。矣。之。王。曰。封。汝。典。聽。朕。志。勿。辯。乃。司。民。酒
于。酒。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酒。酒
者。不。可。禁。矣。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
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禘田作室為
雅。故以爲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
文古文皆有一。按此篇文多不類。自
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
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
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

且才老考究以梓材。只前而是告戒臣下。其後都稱王。恐別是一篇。不心王告臣下。不稱朕子而
自稱王。斷簡殘篇。無從考
正。只以梓材言。語句接中。有
不曉者。缺之。

陳大猷曰。屬音
家如晉六。灼
魯三桓。有。監視
諸田。楚。昭。之。監
屈景。之。監。音監
正義云。知。之。監
大夫。在。朝。古。銜
者。都。家。亦。反
知。大。史。亦。聲
乃。邑。也。又。公
邑。而。大。史。亦

書經

卷之梓材

周中三

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
也。已。若。茲。監。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
茲。也。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
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
者。此。篇。得。于。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
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
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
誥。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意。相。屬
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
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爲。自。稱。也。後
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
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
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則。尊。諭。畢。之
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
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諸之文乃臣成
君之辭非酒誥
指也
善道敷廣也
字雅云田一
歐曰留部
聲去
璞云江東
上聲
呼初耕也
反草為苗
穀梁傳注云次
謂茅蓋屋也
陳東海云具粗
曰檟致巧曰斲
唐孔氏夾者是
人左右而來之故
言近
九傳夾輔周室

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
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墍
茲暨其奇反茨才資反樸斲音朴卓獲音獲
稽治也敷蓋廣去草棘也墍音畔也畎音水
渠也塗墍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
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以成終云爾疆
畎堅茨丹墍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疆
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
言友愛也秦誓曰友邦家君方來者方方而
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
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于下也后後王也

新安陳氏曰朱子既謂自此章以後他書錯簡恐後以此則不當後以武王命康叔解之只作臣告君之
辭可也
朱子曰高書句
讀有長者如
皇天
是一句

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先王受命
于萬年惟王
子子孫孫永保民
巴若茲監惟曰欲至
先王也
民也
先王也
君承命之辭也
按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
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一
篇而不知其詞語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
也孔氏依阿其說于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
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禮考之天子以正
周中三

周中三

過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誤
簡者為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
誥則未必然也

陳大猷曰成王更都鎬京特姓事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

書經卷之八

桓三年

蔡沈集傳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
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
嶽鄩顧瞻有河粵詹洛伊毋遠王室
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
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
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
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奉
奉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
興究其歸則以誠誠者民為祈天命之
本以疾敬德為誠誠者民之本一篇之
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
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
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召寔 昭反 詹與 素流 三塗大 嶽鄩 顧瞻 有河 粵詹 洛伊 毋遠 王室 營周 居于 洛邑 而後 去則 宅洛 者武 王之 志公 成王 成之 召公 實先 經

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

林氏曰
後志周公攝政
七年二月乙未
庚寅既望故三
十一日乙未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書經

卷八 召誥

周中一

考通
後志三月
甲辰朔三日
丙午忌按
二月小書
三月白甲
辰朔五日
曰戊申
葉氏曰攻位
者闢荆棘
平高下以
定取經營
之位也

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肱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肱數尾反戊
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庶之衆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

如趙孟之居

旁通孔氏云郊以後稷配故二年疏云記及公羊皆曰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殺牛呂氏曰郊祭天社
祭地思按
說比皆是也
無天地合祭
可以郊用
者一乃上帝
一乃配帝后
牛祭傳謂
祭天地故用
二牛以說誠
謂社為土神
即祭地之禮
朱子言之詳
矣蔡氏不用
何也王制曰
天子社稷皆
太宰

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
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而厥既命殷庶庶殷
不作未易役使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

率
物相
也相
之方
也

卷九 召誥

周中二

自乃古注和
作乃自

朱子曰此數句者
一篇之大旨也元
子者天之元子也
下文至篇終及
覆推衍此數句
意耳

復扶
又反

見音
現

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太保乃
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
取諸侯贊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
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
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
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
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
執事也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
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
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

西山真氏曰大明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亦及厥元子大國殷命之意

易去
聲

好惡
並去
聲

瘵姑
還反
夫音
扶

袁氏曰疾
敬德者更
無等持遲
疑只今便
下手

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天國
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
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
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
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
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
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
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
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
命厥終智藏瘵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
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
此章語多難解大

書經

卷八 召誥

周中三

朱子曰此節間有不
可曉也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
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
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
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
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
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
既隆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
時既隆厥命。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
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之。謂禹
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
時已隆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
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
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隆厥
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今

新安陳氏曰老成知古又修知天。不可不以稽古道天道。幸有壽考如太公周畢諸公在。不可也。

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

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

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

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

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

壽考。益君天下者之要。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務。故召公特首言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

于民。曷。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

之辭也。誠和。器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

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

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畏于民之。器險可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聲 易去
聲 反

召誥

中四

治平

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此又

治平聲。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以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
幾平聲。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也。成王而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
景古。事言。則日。東景。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
影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
下同。聘貢。賦。道。里。均。中。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馬。故。謂。之。土。中。
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也。言治人當先服乎臣

新安陳氏曰王敬

朱子本孔氏只作一句說蔡氏以敬字為句作兩句說莫氏已託人說為長

漸將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

廉反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也。言化臣必謹乎身

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
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

言德之不敬也。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上相去聲。下相如字。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商

如字

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

周中

華氏曰哲命以
哲為天所命也
新守陳氏曰梅
呂林皆以哲命
乃性命之命然
哲命之哲不志
適有性命哲
命之分焉
氏之說為正
此一命者明王
乃初服之意蓋
今日作邑而自
服土甲乃

言系
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
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今王嗣受厥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謂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
政服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
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
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
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
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肆惟王其
初服也王其

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初也天之命吉也判於此

蘇氏曰
陳大猷曰德元
亦枕乾元坤元
之始生万物者也

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其惟王勿以小民
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之反疾
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
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
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
而遇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
於王之德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
益以顯矣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
命大如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周中

聲幾平

聲監平

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
 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
 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
 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
 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主之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
 而不御事，廢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
 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
 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
 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
 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
 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

新安陳氏

此篇大可疑

者惟在公若

王宅洛行祀

出命之辭而

不載王至洛

之事，與其

日月觀十二

日在洛祭

告命周公

苗治洛之

事尚謹書

之則自三日

後至十二日

前此數日

中至洛之

大事其當

書也必矣

又此篇首

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
 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
 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
 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
 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
 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
 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
 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之辭也。王肇
 也。公明保予神子以下，成王命公留
 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
 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
 也。伴來以下，成王錫命，其難之辭
 也。伴來以下，成王錫命，其難之辭
 等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
 以見周公居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

其里也

呂氏營洛

實配宗周

其作無我

周匹休之地

匹者對宗

周之辭以

者使之之

辭倚之者

甚重而望

之者甚長

夏氏貞如

厥賦貞之

貞謂相與

也王欲與

其當此吉祥

後奇董氏易曰設萬之上帝禮有設祭設奠皆取設盛之入

書經

卷八

其辭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

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

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

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

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

不敬天休命於無窮也視示也我以下之

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

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

卜之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

文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

胞者肉更之
賤者翟者
樂走之賤
者也

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
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
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群祀雖
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
有所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
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
土所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情
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潤於事情者
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夜於事情者
天地遠此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夜於事情者
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乎顯若收
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之心萃天下之道莫
於此宜周公也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予惟曰
庶有事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日庶幾其
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今王即命日記功
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書經

卷八

周中

聲幾平

秋音

音庖

字胞

下如

弗放

皆反

齊側

格音

假音

朱子曰居師
營洛邑定
民居也

悼宗章陳
氏曰此蓋王述
已行之事之辭
即魯公所謂王
肇稱殷祀祀
于初也咸秩
文也

真氏曰按史書
世家伯禽即位
之後管仲等
乃仇伯禽帥
師代之于奄
云
朱子曰順也
之禮未定尊
之禮

應去
聲

夫音
扶

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
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
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
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
忝於文武。仰不愧。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
無文。宗功宗禮同。將大也。下。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勤施于四方。旁作穆迓。不迷文武勤教。
子冲子夙夜。庶祀。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
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迓。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
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冲子夙夜。爲
退。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
所以留之之意也。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

時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王曰。公予
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留周
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
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
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
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
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
留後之議。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
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
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
亦未克救公功。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
宗之禮。故未能救公功也。救公者。道將其後。
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道將其後。

唐
節度
事

朱子曰四輔

鄰

新安陳氏曰

制之四輔

四輔亦與

王以治之

大臣望公

公以治之

之新辟望

臣六文相

左輔右弼

後丞也

此者以成

掌設四輔

公且任大

朱子曰

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

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

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

繼以亂為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王曰公定于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

我惟無毀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亦○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

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

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憚人心毋求去以困

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弗替所以監

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

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

以我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

為正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

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王留等事也來者以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答誕保文武受民之

言也責難於君謂明之恭弘孺子來相宅其大

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孺子來相宅其大

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

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

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

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

以接下以恭而偈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

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

考通云旦
召其作大
邑其自
時配皇天
其自中
又因公因
掌事守占
召公言之
此又存以
答成王也

相去
聲

洛語

周中上三

朱子曰
監我士
師工誕
保文武
受民亂
為四輔

朱子曰四輔之入可
公且任大
師在三
分列不
同為四
輔故止
引漢三
輔乃比
眉家非
有三郡
特以王
城鎬京
相乃鄰
輔如

呼去聲

見音

封同弋取也。弋鳥之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
 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
 殷命。蓋我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
 其亂者。惟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
 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
 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
 哉。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乘持
 天命。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
 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及覆天民相因
 之理。以見天威之果不外乎民。民之覆天。不
 用言也。詩言。秉彜。此言秉為者。彜以理言。為以
 也。用言。我問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
 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洸有辭。惟時
 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引道。逸。安也。
 降格。與呂刑

陳自如
甸萬姓之

聲並去聲

復音

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
 也。人心得其安。則壘壘而不可已。斯則上帝
 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第桀喪其良
 心。自不適用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
 未遠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
 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
 矯誣之辭。而天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不
 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不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伊尹稱
 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
 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
 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
 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
 矣。反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明德
 所以修其身。恤祀者。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
 所以敬于神也。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

卷八 多士

周中七

操七

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亦惟天大建

殷之先王亦皆操有此心無敢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

淫厥沃罔顧于天顯民祗後嗣王紂也紂大

淫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

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而身喪者國亡惟天

不昇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不建則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小

十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商罪王若曰爾殷

戕音

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靈善也大善

也武成言祗承上也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帝

命曰割殷則不得戡定翦除告勅于帝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上帝

是也母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惟爾王家我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

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

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

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

我不爾動自汙邑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

聲監平

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予其曰惟爾洪無度

康孔氏曰
後殷適洛
南行而西
向故為西

呂氏曰商抗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為天子之都重其事而敬其辭

樂音

書經卷八
正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王曰
獸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
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
我怨故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
遷徙震動也是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
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惟爾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以開論之
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
命之專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今爾其
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

復扶
又反

行去
去聲

比毗
至反
庶平
去聲

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
非予罪時惟天命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
責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
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
商之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
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
者惟以言爾頑民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
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
矜恤於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
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也頑民滅德
而欲求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
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
宗多遜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
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

今

書經

卷八

周中

書經
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後爾遠居
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
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王曰
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固已久矣。王曰
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
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以自奄之命。為
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
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
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
許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
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
之辭也。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多遜者。期之
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爾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乃。庶幾有爾田。皆仍舊日。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所生。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莫不。謹悖。天之所禍。刑戮所集也。不敬。則言動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為邑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為起家之始祖。
扶夫音
聲幾平
書經
卷八多士
周中序

頑民雖愚亦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知所擇矣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推之可見時或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
為念也申結上
文爾居之意

無逸

無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
戒益猶曰周遊于逸而興淫于樂舜大聖
也益猶曰周遊于逸而興淫于樂舜大聖
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可
黃必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則言則古
者文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
精微下至畝畝之艱難問里怨詛無不
具載豈獨成王之難也哉實天不
萬世人主之龜鑑也

陳氏大猷所若北辰居其所之謂蓋居而不移之謂

樂音

呂氏曰先知乃逸此非始於夏勤終於逸樂之論也善言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

新安陳氏 先知稼穡 永夫 之艱難乃逸 以為先艱難 而後可謀安 逸固非矣 以為艱難乃 亦非也蓋君 逸也惟以勤 居逸惟逸 而後無逸 呂氏此論極 出諸家 聲 韻 去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
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

書經

無逸

周中三

三 知二 惟 未 言 知 稼 穡 之 艱 難 乃 逸 此 於 安 逸 故 知 二 惟 未 言 知 稼 穡 之 艱 難 乃 逸 此 於 安 逸

南史宋高祖劉裕孫齊武帝駿壞高祖所居陰室乃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袁顛因盛稱高祖儉德上曰田舍

呂氏曰上既論無逸之理以復舉無逸之君以示之法

之人無聞知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習俚巷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

當去 音長 樂業 音洛

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亮音梁陰音菴高宗武丁也未卽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下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

嘉靖殷邦至

青通 西山真氏曰 祖甲 現說 見音 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 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 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 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 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 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 按漢孔 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必非周 世而頌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 公所稱者又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 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 力挽從末無人 盡及之帝甲以 能太甲子之愚按 真氏陳氏皆不取 蔡說今日且 平論之蘇氏謂以享國多寡為次則高宗五十九年之後便當到文王五十年何必逆取太甲以廁於其間

此蘇說非也陳氏謂經世書三及字皆不足後其意然取蘇說以破蔡傳然考之經文則祖甲享 國下即云自 時厥後立 王生則次之 云亦周或克 壽既以祖甲 為太甲則中 宗高宗皆 太甲後人矣 得言生則 逸罔或壽 耶既云不論 世次則不可言 自時厥後矣 以兩自時厥 後詳之則 蔡傳所考 不可破而孔 氏真氏陳氏 諸說

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其在祖甲不義 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 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 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 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 為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 按漢孔 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必非周 世而頌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 公所稱者又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 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 力挽從末無人 盡及之帝甲以 能太甲子之愚按 真氏陳氏皆不取 蔡說今日且 平論之蘇氏謂以享國多寡為次則高宗五十九年之後便當到文王五十年何必逆取太甲以廁於其間

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 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况殷世二十有九以 甲名者五帝以大以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 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 說不足盡信要以前公之言為正又下文周 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及二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 也則祖甲之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自時 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 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 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 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年 周中

皆非是

喪去
聲惡去

年三四年爾。此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永不永為言。所以開其所欲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而禁其所當戒也。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周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李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為。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

孔曰：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艰难。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

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

眈徒
結反

咸和萬民。則徽懿皆美也。昃。日謂之微。則非足恭之恭。近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微。懿則非足和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則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食也。頃有不遑。在乎民有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儉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為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勤不讀立政。

周
明音
音與
喪去
聲
易去
聲
遇反
足沮
結反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

厥享國五十年。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

周中

葛氏曰綴衣

天官有司裘有內司服有縫人春官亦有司服

虎賁周禮之虎賁氏

祭氏謂執射御者曰虎賁今案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
在國則守王宮有大故則守王門無執射御之事又有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
車而趨

牧民之長曰常伯

呂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取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官有別
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綴衣虎
賁特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

右旁通

唐孔氏曰請
神加殃謂之
詛以言告神
謂之祝

惡並
去聲
與予音

更下
聲祈
景及
歛去
聲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
則厥口詛祝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
人背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
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
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
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君如省刑
罰以重民命民之賦歛以厚民生之殘酷者則
必變亂之如薄賦歛以厚民生之殘酷者則
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
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為
人上而使民心交怨其國不危者未之有
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隤隤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迪通也孟子以
或忿戾之者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實
宗祖甲文王允迪稱其知厥或告之曰小人怨
故周公以迪哲稱之或告之曰小人怨
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含怒有言力智反○言罵言也其或
則皇自敬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
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
若民之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
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此
厥不聽人乃或壽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

洛經音

書經

卷八無逸

周中三

而

呂氏曰無逸始以逸豫戒終則以章忠言惑邪設壞法度治非後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而所以保無逸者亦不過戒是教者也

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辭必益反
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尺約反
大叢聚也言成王於上或詐誣變置虛實曰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詐誣變置虛實曰念其為君之道不能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人之言羅織疑似不能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亦何便於此哉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巳其悍疾憤矣天豈私怒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入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巳怒以爲巳責則民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巳怒以爲巳責則民

平聲 危而君亦安以爲巳怒則民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施反 呼去聲 聲 召實 下並 復扶 又反 聲 要平

安而君亦安以爲巳怒則民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施反 呼去聲 聲 召實 下並 復扶 又反 聲 要平
危而君亦安以爲巳怒則民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施反 呼去聲 聲 召實 下並 復扶 又反 聲 要平
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有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也
君奭其告語爲篇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按此篇中語多未詳今古文疑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
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也

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也

復音

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孰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古君者。尊之。稱。奭。召公名也。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不祥者。休之反也。既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凶之。實主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嗚呼。

朱子曰。諸語多是長句。如君奭。永孚于休。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句。越只是及。罔尤違。

是說上天之意。漢藝文志註。謂是曉諭。若不連。則約束不行。便是詰辭如此。只是及。民。

背音

君已曰。時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永。遠念天去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後。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不。知。乎。天命不易。天難謀。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謀。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

卷八 君奭

周中

陳氏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湯至太戊百三十年必有臣而名同也詩有豳父春秋又有豳父亦此類

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恭德過佚前人施去聲在今予小子曰非胡本反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吳氏曰小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胡本反王受命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

臨川吳氏保衡巫曷其盤之下不言其事蓋無可指定而言者也

息通余氏曰不言傳說即下文

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時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其盤則

愚按周公以君

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

美乃經歷之舊

也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

數高周之老成

也其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列

是以武丁時不言

也蓋勉召公既保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

傳說文武時不

也賢輔賢其治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

言太公傳授本

也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

公非若其盤統

也成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

賢其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

君爽

周中

伊陟

借

唐孔氏曰多歷年

陳氏雅言曰周公此

言意謂商賢聖

之君其始以得五

六大臣佐佑之耶

故能得天佑命之

純是以衆賢維持

而出無內外大小之

向明尚之得人矣

申九五之得

也周公之意

指欲召公知吾二人其進退係於國祚者如此豈可以盛滿難居而懼而果於求退也

新安陳氏曰
寧王孔注以
王蒙傳以為
也則下接惟
尚克一必有
之美

書經

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
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
臣禮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
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
年所功以保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
而享國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

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
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乎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也稱舉
也亦秉持之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
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

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性與夫
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
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
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於四方如

龜之下如著之筮天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
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

厥亂明我新造邦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
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
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又有殷

多歷年所至干股紂亦嗣天位乃驟懼滅亡
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
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

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
與國俱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

顯矣

顯矣

夫音
扶下

問去

書經

卷八 君奭

周中三

散上

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

泰顛有若南宮括號叔文王弟。閔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號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又曰無能往來茲也。

為去 平聲

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見音

為去

現音 救反 同 下章

為去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

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此言文王有

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舜教則

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

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昭履至到實知

天命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

不單稱德單與殫通稱平聲。○號叔先歿故

惟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

言取以人
言之未順
者
惠失印論
培不謂鄙
夫
破弁執折
諸云既破我
弁又執我
折言周公
東征誅戮
其器澤壞
之時也

爾一且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
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
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
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
功攸終展布四體為久大規模使君德
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
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
恤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數乃心腹以命
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
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

張氏曰臣者君之偶如解者去之偶陳氏曰秉載也枕負荷也

肥脛之卦
上九爻辭也
程子曰肥者
充大實裕之
意肥者飄
然遠逝無
所係滯之
也

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
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
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
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大否大亂也告汝以
我之誠呼其官而名
之汝能敬以我所言
監視毀之可畏乎予
不允
大亂也告汝以
我之誠呼其官而名
之汝能敬以我所言
監視毀之可畏乎予
不允
大亂也告汝以
我之誠呼其官而名
之汝能敬以我所言
監視毀之可畏乎予
不允

周中三

母

新安陳氏曰盤庚擊牙君與尤甚多不可解惟當召公之意可以耳姑米眾說之畧通者而缺其不可通者可也

悲

復扶
又反

篤棊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
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復周公

覆敷
又反

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
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

說音
悅

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
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

而從

之蓋紋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
昔也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詰予惟用閔于

天越民

多詰耶予惟用憂天命而若茲諄復之
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
意前其言若茲詰故此言若茲多詰周公之告

聲

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率章專言

聲

命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
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

舍反

不能其初今日罔周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
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詰往敬用治

胡去
聲

罔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
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夫音
扶

蔡仲之命
封之蔡沒周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
古文有○此其詰命之詞也今文無

復扶
又反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

辟毗
亦反

前之

聲

蔡命
周中

乘去

旁通

以統為郭如韓之類

蘇氏曰孝叔

未卒仲無

君國之理

嗣贖在而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
 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
 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周公位家宰正百
 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
 禮六遂五家為鄰管轄國名武王崩時也郭
 周公居冢室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
 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
 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
 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傾覆社稷塗炭生
 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
 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
 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
 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
 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

從才

用反

傳去

現吸 音梁 音梁 音梁

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
 佐成王食邑於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
 周公用仲為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
 之間仲不別對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
 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呂氏曰
 象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於一身故舜得
 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位則繫于天下國家
 雖欲遂友愛於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
 地皆然史臣先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
 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公位冢宰之罪也後言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即命之
 王以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
 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
 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
 諒闇之時非以幼冲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
 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
 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
 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

封

旁通知非魯國之卿者以左傳定四年云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為卿士周公未嘗居尊既曰已卿士是圻內之卿士也

呂氏曰仲乃一國
始封之祖創業
垂統之責係焉
盡道其武自
戎作古之勤無
怠以垂法於後
張氏曰邁迹自
身習生於群
叔之向而能脫
身自立
為善

行去
聲

書經
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
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卷
所當先
知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
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徃卽乃封敬哉
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
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徃就汝所封之
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
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爾
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
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
若爾考之違王命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
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
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

旁通伊尹曰克敬曰有仁曰克誠此語深且詳矣以惟德惟惠言之則所包者廣不知敬仁誠
分別之切蔡氏
所謂淺也蓋
太甲敗克敗禮
之餘仲則近迹
自身彼則以臣
而告君此則以上
而訓下故
其厚淺
詳畧之
不同如此

丙
聲

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
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甲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
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
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慎厥初惟厥
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慎厥初惟厥
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
思其終者所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以謹其初也
以和兄弟康濟小民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
同姓康濟小民五者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
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周中

方通中
百本所以
狀性之德
今經言
率自中
是循而由
之之入故
直心之
理訓之

書經卷之八

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

嘉率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

好惡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

聲喜怒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

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

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偏之說則非中矣

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人者然

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

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焉王曰嗚呼小子

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飭往就國戒其毋廢

董氏曰此篇大卦與微子之命相似而微子之辭溫厚蔡仲之辭嚴厲蓋微子先代之後周官而不臣又本賢人也蔡仲為不道忠孝而虧已無足法所望

